

【彪郊】在今晚过去以前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3203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83203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F/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彪郊, 崇应彪/殷郊
Character:	崇应彪, 殷郊
Additional Tags:	彪郊 - Freeform , 殷郊右向 , 性转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3 of 郊郊草莓脆甜甜好好吃
Stats:	Published: 2023-09-03 Completed: 2023-09-24 Words: 21,560 Chapters: 9/9

【彪郊】在今晚过去以前

by [payphone0529](#)

Summary

在你走入我的生命以前，我的世界是黑白色。

关键词:先婚后爱、性转、狗血、生子

慎入!小心被我创三

我太喜欢这惹人怜爱的一对了、本来想写无情殷趴、但就是忍不住啰里啰嗦先写点剧情出来_(:3」∠)_

是我在发疯造谣!殷姣 = 殷郊(先天性转)

Chapter 1

这场婚礼堪称“天作之合”。

至少在某些人眼中。

柔软的绿地，灿灿花海，以高大的桦树林为幕，五颜六色的气球和缤纷彩带点缀其中。阳光透过树梢，姜文焕微微眯起了眼。那伙人信守了可笑的承诺，给殷姣一个梦幻的婚礼，但却逼迫她嫁一个可能素未谋面的人。

是的，宾客云集的婚宴上，主角目前确定了新娘，还缺少新郎。

厚重的窗帘遮住贵宾休息室的所有窗户，昏暗沉闷的房间里，殷寿抚摸着窝在他腿上的漂亮雪狐，指间的雪茄燃烧了一小半。

“做得不错。”

崇应彪微微低下头，表现出一种虚伪的谦虚。然而，对他而言，夸赞是最一文不值的东西，比起轻飘飘的赞赏，他更想要应得的那份。

似乎知道崇应彪的想法，殷寿慢悠悠剪断雪茄，道：“你是我最忠心的下属，这次你带回我唯一的女儿，我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条来自北境的野狗，要是不给他最想啃的骨头，他转头就会反水。殷寿需要的是一条容易控制，听话的恶犬，崇应彪正好符合。

殷寿答应殷商的势力支持崇应彪当上崇家家主，不仅如此，还会附赠他一份大礼。

拨开窗帘，不远处婚礼现场，乐队已经奏响曲调。

“好了，去迎接你美丽的新娘吧。”

……

姜文焕扶着姑姑去找姑父殷寿，这对夫妻虽已分居多年，但为了家族，始终没有正式离婚。

姑姑几年前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不大好，后来回到姜家疗养。殷姣留在朝歌，姑姑原以为殷寿会看在殷姣是他唯一孩子的份上，对女儿好一点。然而，他却把殷姣当做附赠品送出去。

到底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姜夫人希望殷寿看在亲情的份上，不要逼殷郊嫁人，至少，让她选一个喜欢的。

当她看到迎面而来的崇应彪时，她愣了一下。崇应彪手拿着的鲜红胸花刺痛了她的眼，她明白了，一切都已经太晚。

崇应彪认得眼前这位清雅端丽的中年美妇是殷姣的母亲，或许他该改口称呼她为“妈妈”，不过姜夫人看上去并不期待，也绝不想听到。

崇应彪低下头，恭敬地向姜夫人问好。

姜夫人缓缓转过身，面色平静，向来时的方向走。

姜文焕冷冷地扫了眼崇应彪，看向姜夫人，问道：“姑姑？”她不是要去找姑父吗，怎么忽然改主意了。

姜夫人叹了口气，回身看了眼立在原地的崇应彪。

“换身衣服吧。”她道。崇应彪身上的西装还有海风的潮湿和硝烟混合血的腥气，眼白有些充血，看起来像是两夜未睡。

的确，他今早才乘坐私人飞机赶回朝歌，跟他一起的还有被殷寿发现与人私定终生的殷姣。

这是一场奇怪的婚礼，看似热闹非凡，宾主尽欢，然而新娘不愿与新郎交换誓言，甚至开场的第一支舞都磕磕绊绊。她的裙纱数次曳过西岐集团二公子的眼前，向他伸出的手最后都会被另一只与她戴着相同样式婚戒的手牵走。

崇应彪阴沉着脸，他揭开头纱，瞧见殷姣红通通的眼眶，她死死瞪着他，包着泪的眼睛气愤又委屈，然后迅速撇开视线，仿佛看到令人厌恶的垃圾。

崇应彪应该在头纱落下前吻上去，她死死咬紧的唇，不知尝起来是何种滋味。

可他用力握紧殷郊的肩，最后，隔着头纱将吻蜻蜓点水落在她的脸颊上。

他追求的是权力，殷姣不过是这场胜利的彩头。这场盛大的婚礼，是他名正言顺成为殷家女婿的作秀，而得到殷商集团势力支持的他，路上再无任何绊脚石，崇家之主的位子终于唾手可得。

他应该是高兴的，登上梦寐以求的权位，不受重视的次子飞跃到权力醒目舞台的中央。强烈的激动充斥砰砰跳动的内心，快乐的情绪使他对殷姣所做的一切挣扎都能漠然选择冷眼旁观，尽管他是她的丈夫，而他的新婚妻子正想发设法要离开他。

“父亲……”登上送她回新婚别墅的车时，殷姣扯下长长的头纱，发饰掉落叮叮当当，波浪一般漆黑的长发散乱，双手用力拽住殷寿的手，额头贴上父亲的手背恳求：“我不再爱任何人，我会听话，求求您……我不要嫁给他。”

崇应彪保持手放在车门上框的姿势，饶有兴趣围观闹剧，殷姣天真到让人不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究竟怎样她才会认清，不是她的错，是她的亲生父亲不要她。

她得不到父亲的原谅，殷寿冷漠抽回手，将她推入车中，装饰着新鲜蔷薇的雪白纱裙在崇应彪面前扬起绝望的弧度，殷姣仰倒在后车座上，宛如掉进小溪中的奥菲利亚。

是他把奥菲利亚抓回来的。

大小姐殷姣在家族和殷商集团内人缘很好，但殷寿始终对她不满意。当殷寿发现她擅自脱离掌控，准备下令抓她回来时，有不少人提前向她通风报信。

翅膀长硬的小玄鸟为了纯洁的爱情竟敢忤逆父亲，决心同心上人私奔。逃跑途中遇见追捕来的表弟姜文焕和发小鄂顺，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放行。

崇应彪在公海上拦截住他们，翘起一双长腿坐在游艇上慢悠悠喝酒，海涛呼啸里慵懒声线吐出的字句只有仔细听才勉强听得见。

他说殷姣可以走离开，只不过放走她和姬发的姜文焕、鄂顺就没那么幸运了。

胆敢违逆殷寿命令的人会是什么下场，殷姣应该清楚。她这样的人，真的会为了一己之私牵累别人吗？

“至于我嘛……”崇应彪拧了拧袖扣，扶在栏杆上望着对面船上的两人，表情似笑非笑，眼神中透出一种混沌的思绪，猜不透他的内心想法。

“放你们走，别开玩笑。”他们两个是他上位的踏脚石。殷寿早就料到姜文焕和鄂顺不会遵命行事，所以特意安排了崇应彪。

放出咬人的恶犬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报偿，殷寿告诉崇应彪，只要把殷姣带回来，他就能成为北境崇家的新家主。

当然，殷姣可不是养在金丝笼、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大小姐，崇应彪的威胁唬不住她。可如果崇应彪是个亡命徒呢？殷家的产业到了殷寿这一代并未完全洗白，崇应彪暗地里为殷家做了不少腌臢事。

他张开双臂，右手是一把名为“折翼”的左轮手枪，左手是一颗高爆震撼弹。

枪口对准殷姣的瞬间，姬发挡在殷姣身前，崇应彪看不见殷姣痛苦的表情，顿时失去陪他们继续折腾下去的兴趣。

要不还是一颗手榴弹直接炸死他们算了。短短十秒，这个念头冒出不下五次。考虑到殷先生说是把人带回去，而不是把尸体沉进海里。崇应彪可惜地叹气，派人将他们团团围住，请他们乖乖下船。

“放心，我不会多说。”手指着殷姣和姬发来回晃悠，“你的叛逆，因他而起。”临到上飞机前，崇应彪用带着玩笑口吻向殷姣保证。

吹了声口哨：“不用谢~”

话音刚落，崇应彪左脸挨了一拳，他后知后觉擦了擦嘴角，发现全是血。

他先是古怪笑了一下，随意走了两步然后立刻转身气势汹汹冲回来跟姬发扭打在一起。两个男人就在停机坪上像两头发怒的雄狮一样拳脚相加，直到殷姣趁乱摸走崇应彪的枪，枪口指着他们，才不情不愿住手。

“你忘掉今天的事，我跟你回去见父亲。”殷姣大口喘着气道。

崇应彪扭了扭头，勉为其难答应：“当然。”他本意是戏弄，依命行事。但既然殷姣开了口，放过姬发等于卖她一个面子，免去姬发受殷寿报复的风险。

他没想过殷寿会直接将殷姣嫁给他。转眼间，崇应彪从帮凶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不难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他告密搞鬼。

“是你！”

殷姣一把揪住他的领带，大小姐的力气真大，崇应彪往后踉跄了两步。

“为了家主的位子，你一刻都等不了吗！”

崇应彪眉头微皱，不悦瞥了眼殷姣攥紧他领带勒红的手，长长的指甲戳在他脖子上真有些疼。他单手扯开殷姣的手，好心好意地解释：“跟我无关。”

“你放屁！”殷姣眼睛红成兔子，唇齿都在不停发颤。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要是拒绝，说不定父亲就会……”她喃喃自语。

“哦，这件事啊。”崇应彪听明白了，嗤笑出声，托起殷姣的下巴，啧啧欣赏这张浓丽明艳的脸孔。

“答应了，对我有好处。”凑近殷姣耳廓，他缓而轻声道：“你知道，为了崇家之主的位子。”

殷姣苦笑着后退了两步。原来理由如此简单。她早知崇应彪是头恶狼，不想跟他有任何过多接触，没想到他如此利欲熏心。

跟崇应彪待在同一空间每一分每一秒都令她窒息，她无法忍受，转身决定离开。

一只手从身后拉住她。

崇应彪问：“你去哪？”

“放手，你没资格管。”殷姣挣扎，试图摆脱钳制。

“我是不想管，可你别忘了，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崇应彪难得耐下性子提醒。

殷姣难以置信回头，黑漆漆的瞳仁收缩颤动着浮现恐惧。崇应彪亲密揽住她的腰，转过她的身体，慵懒的嗓音低沉重复道：“新婚之夜，明白吗？”

他是一个大傻逼

崇应彪嘴上流里流气说着新婚之夜，实际什么也没发生。大小姐拥有一副惹人怜爱，娇媚明艳的外表，性格却不是娇滴滴的。短暂恐惧之后，殷姣迅速恢复镇定，黑漆漆的瞳仁在玄关偏暗的灯光下泛起丝丝凉意。崇应彪动作暧昧地搂住她纤细的腰身，滚烫的掌心清晰感觉到殷姣身体肌肉蓄势待发的力量。他确定，自己只要敢继续往前踏近一步，恐怕所谓旖旎的新婚之夜就得先光顾医院急诊室顺带关心命根子的问题。

他撇撇嘴角表示无趣，松开双手摆出认输的姿势退后两步，确保自己已经脱离殷姣的攻击范围，趁大小姐松口气放松警惕时，突然一阵风般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打横抱起殷姣，朝楼上主卧走去。

殷姣惊呼一声，被崇应彪控制住，双脚脱离地面失去重心，本能害怕自己会摔倒在地。双臂慌乱间自发搂上男人的脖子，稳住身体的同时，脑海里闪过无数种能一击将崇应彪绞到地上的可能。

出身的家族注定他们不可能是一般的豪门子弟，防御与瞅准时机凶猛的进攻早已深深融入他们的骨血中。就在殷姣准备腰部发力，双腿就要绞住崇应彪颈项时，崇应彪当机立断将她扔到了主卧的大床上。殷姣随即一记漂亮的单手撑住床面后翻，单膝半跪，如果不是拖尾的雪色长裙极大限制住了行动，相信以她的身手，姿势肯定更加利落漂亮。

崇应彪看着一脸戒备瞪着自己的殷姣，拍手鼓掌，挂上一抹顽劣的笑。

“不愧是大小姐。”伸手摁上门把，“那么，晚安。”不管殷姣之后会怎样选择，崇应彪细心（故意）关上了灯。

殷姣在昏暗的主卧室里干坐着，过了一会儿，气恼地甩掉脚上的婚鞋，抱住双腿，盯着屋内一角发呆。

她死死咬住嘴唇，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像瀑布般汹涌而下，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将她嫁给崇应彪。

这是对她叛逆的惩罚。她不该管不住自己的心爱上姬发，不该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满脑子只想怎么出逃。她潜意识里将自己的父亲视作可怕的洪水猛兽，自从母亲受伤而父亲却表现出异常冷漠。她学会赌气，认为既然父亲不在乎母亲，那她的一切也不需要父亲干涉。她开始隐瞒自己的事情，妄图脱离父亲掌控，活该得到惩罚。

自己的任性害了所有人。她原本怀疑崇应彪与此事有关，毕竟目前来看，崇应彪受益最大。然而，崇应彪并未对她做任何出格的事，殷姣几乎可以断定崇应彪事先的确毫不知情。

正如他所言，答应这场婚事，仅仅因为对他有好处。

又是一个受她牵累的人。

殷姣陷入自责的情绪中，母亲身体不好，为她的事连夜赶回朝歌，向父亲求情，遭到冷待。父亲对西岐姬家忌惮多时，好在姬昌父子向来行事低调，可经此一事，父亲定会采取手段针对西岐。至于崇应彪，殷姣想没有人会想要接受一场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虽说出身在他们这种家庭，婚姻在被赋予原本含义之前首先是赤裸裸的利益。

脑子里很乱，浑浑噩噩充斥短短一天时间发生的所有事。崇应彪指向她的枪口、飞机上强烈的风雨欲来之感，以及父亲见到她时不掩饰的失望、冷漠夹杂厌恶的眼神。

她头疼欲裂，脑子里乱糟糟的根本无法入睡。

夜深人静，殷姣忽然听到楼下阳台推拉门的声音，然后是皮鞋踩在地上传来缓慢清晰的脚步声。

听着手指翻动打火机的盖子有节奏的咔哒咔哒响，殷姣赤着双足走到阳台上，夜色凄清，孤星残影。

楼下次卧，崇应彪坐在阳台上沉默叼着烟，手中的火机被他有一搭没一搭把玩着，垂眼凝视一明一灭的火星。殷寿毫不留情将殷姣推入车中那一幕让他无法忘怀，殷姣那副绝望的表情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妈的，真烦人。他咬着烟头，咧嘴无声骂了一句。

第二天早上，殷姣拖着裙子跌跌撞撞下楼，崇应彪刚好系着比格围裙，手端炒好的小菜从厨房里出来。锃亮的锅铲随意在手里挽了个花，正准备去把熬好的粥也端出来，就听到高高的鞋跟踉跄擦过地面重重踏在楼梯上，刷蹭刺耳的声音听得崇应彪直皱眉，只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探出头去，瞧见殷姣捂着额角，就跟喝醉了酒似的迈着不稳的步子摇摇晃晃走下楼。雪色的婚裙经过一夜变得皱皱巴巴，长长的拖尾看起来随时都会将她拽倒。

崇应彪以前见过殷郊踩着极细的高跟，跟他们一起追另一个派系的人再利落把人踹翻揍趴的样子，鞋跟接触地面每一下都能发出脆响，毫不拖泥带水。可现在，强横的大小姐虚弱到连下楼梯都需要扶着栏杆，并且一脚踩空。

殷郊从楼上摔下来，像一只断翼的鸟，她其实没反应过来自己要摔了，混沌的脑海里忽然浮现母亲当年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的情景，难道也是因为遇上什么事了吗。

她们母女俩，终究是有相同被抛弃的命运。

突然感觉好没意思。殷姣张开双臂完全放弃任何受力动作，直到自己跌入一个宽阔的怀抱，后知后觉意识到有人接住了她。

她怔怔转过头，崇应彪脸上乌云密布，咬牙切齿道：“殷姣，大早上的你是不是有病。”

殷姣坐在餐桌的一头，面前摆放着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粥。崇应彪一脸不耐烦把筷子塞进她手里，快步走回到自己的位子自顾自埋头干饭。

殷姣机械地吃了两口，过一会儿才慢慢反应过来，这栋远在郊区的房子里除了她和崇应彪就没有别人，哪里来的粥？

只有一种可能。

“你做的？”

“难不成是你做的？”崇应彪呛声，殷郊险些从楼梯半空摔下来，让他本就不爽的心情差到极点。

“我以为你不会做饭。”对于他们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会做饭的十个里都找不出一个。

平淡无奇的一句话，没想到崇应彪抬头怪异看了眼她，末了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我要不会做饭，早就饿死了。”

多的话不想说，崇应彪喝完一碗又给自己舀了第二碗，瞥了眼殷郊动了几口以及一口未动

的菜，顺手调了菜盘位置，把殷郊可能会吃的全摆在她面前。

“如果你是想搞点事情出来好让殷先生收回成命，奉劝你死了这条心，他是你父亲，我想你比我更了解他。”他说话做事还是那么一点都不温柔，即使对面名义上是自己的新婚妻子。

殷郊咬了咬下唇，有些难堪。她昨夜又是一晚上没睡，加上之前出逃，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又累又饿，心如擂鼓，下楼的时候几次都感觉自己快要昏厥。

崇应彪见她不搭话，只当她不屑同自己聊天。反正他习惯了，皎月不该跟野狗待在一块，大小姐和他这个亡命徒保持距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他迅速吃完第二碗饭，站起身收拾碗筷，扫了眼殷郊苍白疲累的脸，他本想换个时间再告诉她，想了想还是决定现在就说。

也许她知道了，就能睡个安稳觉。

崇应彪说：“三年。”

殷姣闻声抬头，两眼茫然：“什么？”

“三年时间，等我坐稳家主位子，到时你想离开，我决不阻拦。”

殷姣此刻又累又困，脑袋像是生锈的零件，思维停止运转，只觉耳边一片纷杂，一个字都听不明白。

见她还一副傻愣愣的，哪有昨夜气势凛人张牙舞爪的模样，崇应彪顿觉通宵苦思做下决断的自己根本不潇洒，反像个自作多情的大傻逼。

施施然走到殷姣跟前，崇应彪用手抬起她的下颌左右打量，蝶翼浓密的长睫扑朔映入他氤了一团浓墨的眼中，抛开别的不谈，撩得人心痒痒的。

“我说，三年时间，你配合我坐稳崇家家主的位子，到时候桥归桥路归路，你要去找姬发还是别的谁我都不管……”

“大小姐，咱们两清。”

红痣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做了殷家女婿、崇应彪距离成为崇家的实际掌权者身份只差一步之遥、只等下次五大派系头领联合会、崇应彪会在殷寿和殷商集团的支持下正式成为崇家的家主。

至于崇侯虎和崇应鸾，与崇应彪血脉相连的父兄，他们识相的话，就不要在这场只有家主参加的会议上露面，当然，如果他们不肯体面的话，殷寿会帮他们体面。

作为回报，崇应彪这条呲牙的恶犬以十二分的忠诚执行殷寿下达的每一项指令。殷家能够只手遮天不仅是政商两界交错下的强权产物，更多是因为以黑色势力为根基。殷寿忙于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因此放心将黑色权柄暂时授予崇应彪。

崇应彪已经无需像小喽啰那样冲锋陷阵，但有些事仍需要他亲自出面解决。地下世界想要挑战殷寿权力的人比比皆是，一旦殷寿想要吃掉棋盘上某块地，崇应彪的出现便昭示那里即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他代表一种恶、这种恶就该被抹去、所以崇应彪需要被抹去、无论是采用何种手段、哪怕极端的方式。

崇应彪手捂腹部摇摇晃晃回到他和殷姣生活的家、也许不能称之为家、只是一个暂时的安全屋。

他们在法律上拥有最亲密的关系，实际更像是为了各自目的合作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室友。

崇应彪嘶了口气、脱力坐下、伤口的疼痛犹如滚刀割肉、他既渴望睡过去、又无法真正入眠。他摆出惯有姿势，仰头尽量放松身体，默数自己略微急促的呼吸等待困意来袭。他规律眨着眼，似乎清楚自己总会在疼痛刺激下睡过去，毕竟很久之前就已经成为习惯。他会保持这个姿势度过一晚上、如果没死的话、等他睁开眼、他会去治伤。崇应彪并不想用“侥幸”一词来形容自己每次在死亡线上反复横跳，对明日不抱有任何期待。一定要说期待的话，姑且有，他多么希望自己能眼一闭不睁，就在随便哪个落脚地，无论是简陋的房屋也好，破落的涵洞也罢，他期待厚厚的灰尘能覆盖自己僵硬的身躯。

殷姣出现在三楼，穿了一件蝙蝠袖浅绿印满花朵的睡衣，慵懒又随性，手掌随意端着一只勃艮第酒杯，手臂搭在栏杆上，宛如刚从油画里走出来的美神，不可方物。

她向楼下客厅望去、崇应彪靠坐在沙发上仰着头、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只有他摊开在旁边的左手掌心呈现出一手黏腻未干的血红、格外刺目。

为了确认自己不是看错、殷姣快步下楼、越靠近血腥气越浓。她顺手把酒杯搁在崇应彪手旁的矮桌上，低头检查崇应彪身上的血到底是从哪流出来的。崇应彪虽然闭着眼，但他意识还算清醒，右手顺势抄起酒杯就要把杯中剩余的酒往自己嘴里送。

在他的嘴唇即将碰到杯沿时，殷姣轻巧从他手里夺过里面剩了一小半红酒的酒杯，崇应彪毫不意外，脸上按捺不住讥笑，语气刻薄道：“怎么，嫌弃我弄脏了你的杯子？”

殷姣不为他刻薄的话生气，反而颇有些无奈，不赞同地睨了他一眼，“你还在流血。”说完起身去找医药箱。

新婚第二天、他们开始陆续将自己的私人物品搬进这栋房子里、崇应彪没什么可带、而殷

姣则像是被从本家赶出来、带了许多东西。她有一个医药箱，小时候就有。那时候殷家的家主还不是殷寿、他的手上时常出现小血口、殷寿不在意、不想费心处理、但会不经意流血、会有殷姣能感受到但殷寿满不在乎的疼。

小小的殷姣在妈妈的帮助下准备了医药箱、殷寿对那时的她还不会如现在这般有深深的隔阂、他允许女儿靠近自己、为自己的伤口涂药。

殷姣小心翼翼揭开已经有些跟伤口粘连在一起的布料、清理创口、好在只是子弹擦过的皮外伤、殷姣对自己的伤口处理技术有自信、为了殷寿的事业、大小姐的身体上同样留下过刀伤、枪伤。但她仍然不放心、拨通私人医生的电话、简洁明了说明情况、报了地址等医生过来为崇应彪做进一步处理。

她扔开手机、端起酒杯绕着沙发走了一圈、在此期间喝完剩下的酒、最后走回到崇应彪身旁、居高临下站定。她之前已喝了不少酒，酒意微醺，催化他的精神和姿态变得松散，站直的身体放松下来，崇应彪感觉到身旁沙发面突然往下凹陷，手臂接触到一种凉凉柔软的物体，稍微侧头去看，发现是殷姣的脚趾。

涂了糖果色甲油的脚趾俏皮地向上翘起，有自己的想法一会儿内蜷，一会儿舒展，殷姣甩掉拖鞋，一条腿大喇喇踩在沙发上，歪着头凝视崇应彪好久，最后手臂撑在大腿上托住自己的下巴嘟囔着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一个两个都不在乎、不痛吗、我觉得好疼、光看着都好疼。”她稚气吸了吸鼻子，微阖的眼帘遮住陷入回忆的黯淡，“血的味道.....不好闻。”

崇应彪纹丝不动、眨眼的频率蓦地快了两拍、眼角余光直勾勾落在踩在浅色沙发面上的脚。白净的脚背有着完美的线条，五根趾头透出健康的淡红，崇应彪不想移开眼，他无声感叹:好小的脚.....还有点可爱。沾满鲜血的左手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间触碰了一下脚背上细腻的肌肤，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痣。

Chapter End Notes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突然好想祈求:“神啊，让这一对甜下去吧”
好吧，我的废话越来越多了_(:3)∠)_

Chapter 4

业内某位龙头影视公司老板的豪宅，崇应彪大步下楼，一边整理有些歪斜的领带，一边以手势示意侍者开门。

侍者满头大汗，惴惴不安只敢偷瞄崇应彪。这位外表英俊的先生带着殷先生的问候和礼物前来拜访，待了不到五分钟，就听到老板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指着门要求这位先生立刻滚。随后又过了五分钟，书房里打来电话，一个陌生低沉的男声要求侍者在大门口送上清水和干净的毛巾。

精巧的水果刀在崇应彪指间灵巧地翻转，临到门前，崇应彪沉吟片刻，转身走回到侍者面前，揭开侍者端着的水壶盖子，捏着刀柄伸进水里搅动，洗去多余的血和印记丢在托盘上，接着慢条斯理拿起毛巾擦了擦自己的手。随着敞开的大门在身后合上，那位老板的惨叫被紧紧封闭在门内。崇应彪双手揣进大衣口袋，忽然想到什么慌忙拉开大衣，解开西装纽扣，检查里面的衬衫刚刚是否有沾上血。

幸好，没有。

不过，他还是固执认为等会儿要把这身行头从里到外换个干净。

手下苏全孝开车停在豪宅外等他，崇应彪上车吩咐先开去酒店。为了帮崇应彪拿甜品店里赠送的限量河马公仔，苏全孝一口气吃了十六个小蛋糕，撑得直打隔。这时他听到崇应彪打电话给某个女的，安排送衣服去酒店。电话那头语气暧昧，苏全孝奉上公仔的手一抖，暗骂可惜了自己为崇应彪流的那两滴欣慰的泪。真是高估崇应彪了，还以为他浪子回头。苏全孝前阵子才从国外为崇家开拓市场回来，有一段时日没跟着崇应彪，但他听说崇应彪结婚了。婚前是浪荡子，婚后还不知收敛，殷大小姐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比花都漂亮，崇应彪还去……苏全孝实在忍不住用一副看人渣的表情打量崇应彪。崇应彪嘴角抽搐，抢过河马公仔，差点一巴掌把苏全孝送回国外去。

“看个屁，老子是去换身衣服！”他粗声粗气催促，“赶紧的，还得去超市买菜。”崇应彪抬手看了看表，打开手机再次确认殷姣今天航班到站时间。

苏全孝差点惊掉下巴，要说彪哥当个表里如一的渣男他虽然鄙视但可以理解，然而副驾驶这位深谙变脸的家庭煮夫是谁啊？刚刚皮笑肉不笑给人肚子上拉了个大口子的是这人吗？苏全孝坚信自己只是长时间待国外无聊听多了别人的八卦，才会做这种可怕的噩梦。

崇应彪按照殷寿的要求，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让殷商集团的手成功伸进娱乐业。他帮殷寿暗地里处理了不少脏事，以至于即使用再昂贵的古龙水也掩盖不了浸入骨子里的硝烟和鲜血混合的嗜血野兽味。不过他每次都会洗了澡才会回到跟殷姣共同生活的房子里，路上顺便买菜，然后给忙完下班回来的殷姣做饭。

他们不再像刚结婚时相看两厌，偶尔会凑在一起打打游戏，互喷对方是个坑货菜狗。两个人闲暇时就家里蹲刷刷看电影，殷姣感情细腻，看个狗血剧都能哭到眼睛鼻头通红，有时看到情绪激动的地方，两条细白的长腿蹬得像风火轮一样蹬在陪同看剧的崇应彪身上。

崇应彪挨了好几脚，庆幸大小姐记得收敛力气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视上，不然自己铁定会被踹出几口老血。

但是她的脚真的好冰，屋里暖气开足，殷姣脚上穿了厚厚的袜子还是好冰。

崇应彪烦躁解开衣服口子，暗暗嘀咕殷姣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买个难穿难脱的比格犬连体家居服。他黑着脸，将殷姣套了柴犬袜子的脚拖过来捂在自己肚子上，然后双手包紧殷姣同样冰凉的手，张嘴哈气给她暖手。

殷姣“鹅鹅鹅”直笑，抽出一只手把家居服后面的比格犬帽子给崇应彪戴上。人形狗狗瞪了他一眼，趴在头上的两只毛茸茸的棕色狗耳朵让不寒而栗的眼神不再有杀伤力。殷姣看了眼崇应彪解开衣服扣子后不知何时腾红一片的脖子，笑嘻嘻地将凉凉的手塞进崇应彪颈窝处。

冰棱一样的手指覆在温热的肌肤上，崇应彪打了个激灵，一把抓住殷姣的手，就着她腿还踩在自己肚子上的姿势把人罩在身下团成球。殷姣脸上的酒窝笑起来很深，脸颊红润，涂了唇蜜的嘴唇仿佛朝露和晚霞滚过的花瓣娇艳欲滴。崇应彪垂眼，眼底翻滚着看不懂的汹涌暗色，他指引着殷姣的手放上自己的喉结处，那是命门，是无论多强悍的人都异常脆弱的地方。

他们四目相对，崇应彪缓缓低下头，两人鼻尖就快贴在一起。电视里传来鼓点激昂的bgm，殷姣如梦初醒，转过头去看剧情发展。长发包在柴犬帽子里有些凌乱，卷卷的发尾显得分外俏皮，修长纤细的脖子上系了一根藏蓝色的三角巾，是殷姣参照网上某个柴犬表情包专门搭配的。崇应彪没有随她一样转移注意力，依旧从上俯视端详着她。

殷姣身着柴犬连体家居服，真不懂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能如此幼稚，崇应彪相当嗤之以鼻。手臂用力将殷姣抱在怀里，两人一起窝在沙发上继续欣赏没营养的电视剧，远远看上去就像两只狗狗相互依偎，互相慰藉着为彼此驱逐冬日的寒意。

他们两人在家都是崇应彪做饭，殷姣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自己去洗碗收拾灶台。她干什么事都很认真，百洁布叠得方方正正，灶台擦得焕然一新。崇应彪靠着门框看她忙活，之前做饭时把厨房遮光的窗帘都拉开了，殷姣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中，所有背光的阴影此刻浅浅的都成了点缀。他无法保持旁观，情感先于理智脱口而出——

“殷姣。”他情不自禁喊她的名字。

殷姣下意识应答着转过身，百洁布悄然落地，崇应彪扣住她的手十指缠握，呼吸交融在唇齿炙热纠缠吮吸间。

殷姣心脏咚咚快跳出嗓子眼，脸颊烧红热得感觉空气似乎都变得稀薄，她几次想错开脸汲取氧气，但每次都被崇应彪放在脑后的手重新按回来。

等两个人在即将窒息前分开，殷姣颤着指尖怔怔放在红肿的唇上瞪圆眼。

“殷姣，我……”崇应彪尝试用他惯常挑衅的语气为刚才的冲动找借口，却发现自己词穷。

殷姣后退倚靠在灶台边缘，耳边此刻唯一能听见的是他们两个尚未平复下来的急促呼吸。

她心乱如麻，不知所措，慌忙捡起百洁布搁进洗碗池，慌不择路撞到跟在后面欲言又止的崇应彪，她撇开脸不想听，匆匆忙忙跑上楼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

说好是交易，对外扮演一对恩爱有加的模范夫妻，但那次接吻后，他们都尴尬好一阵。主要是殷姣避着崇应彪，为此大小姐以年底事务繁多为由待在公司加了好几天的班。

她努力不去回想，不去在意。分不清自己的心此时此刻究竟属于谁，亦或是发生了偏转而自己并未及时察觉，错过修正的最佳时机。

对，这仅仅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崇应彪需要权力，殷姣需要自由。殷姣也不想让殷寿再对她失望。

父亲.....殷姣想到殷寿，自从她搬出主家后，同殷寿见面极少，就算是在集团内都很难遇见。还有几天就跨年了，她想跟父亲一起吃顿饭。她的一厢情愿无人在意，这个自私冷漠

的男人并不爱这个家。

崇应彪没有家，从他十岁被所谓家人送到朝歌给殷寿当手下，他就没了家。记忆中，那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充满了枪声和亡命追逃的回响。殷寿拒绝与殷姣团聚，姜夫人身体不好住进了疗养院静养，她回到跟崇应彪共处的房子，家里开着灯，刚走到门口，门就被人从里打开。

他们住在郊区，可以玩烟火炮仗，可惜没有提前准备。于是两个人不要形象裹得跟个熊一样出门去最近的十公里外的烟火铺买，崇应彪没开车，骑着摩托带殷姣一路飞驰。

听说在一起的人都应该去看一场烟花，他们之间是利益交换的联姻，缺乏感情基础，也没有盛大的烟花。

崇应彪把买来的所有烟花炮仗都放了，感觉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他笑着回头，却看到殷姣裹在毛绒绒的衣服里孤零零用打火机点燃一根仙女棒。夜空中四散的火星，她清润的眸光震动，难掩失落黯淡。

他猜到殷姣一定在殷寿那没讨到好脸色，她太天真了。

崇应彪转头观察院里的复古铁艺灯柱，故作深沉走到灯下，转身的同时俊脸差点与柱子来个亲密接触，可惜不知怎的舌头就给灯柱粘上了。

卧槽！

崇应彪这边的动静引来殷姣，闷闷不乐的大小姐不曾受过专业培训，当然忍不住，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崇应彪瞪她，叫她赶紧帮忙。殷姣擦着笑出的泪，郁结的心顿时开朗不少，然后很损地打开手机先录视频再拍照。

幸好朝歌冬天没有北境冷，否则崇应彪能不能从柱子上救下自己的舌头都是未知数。两人回到屋里，他气呼呼地挂外套，殷姣先一步打开冰箱拿出一根老冰棍嘲笑似的一舔，接着发现……

自己的舌头不幸粘冰棍上了。

崇夫人

崇应彪和殷姣收到某位名流举办的慈善晚宴的邀请，这一次，崇应彪终于不用站在殷商旗下，而是以北崇集团的名义，以崇家家主的身分出席晚宴。

尽管殷寿不重视殷姣这个女儿，到底殷姣对外是殷家名正言顺且唯一的继承人，即使殷寿对殷姣心存不满，但不至于打压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崇应彪。殷寿眼中，崇家注定只会是殷家的狗，掀不起风浪。

背靠殷家这棵大树，这两年北崇集团发展迅猛，已然成为生意场上一头不可小觑的庞然大物。只是明眼人都清楚，崇侯虎掌权时，崇家一直备受殷家打压，究竟是靠什么才重新站稳根基，多少知道些内情的人难免对崇应彪不屑一顾。殷家用女儿为代价拴住的一条咬人的狗罢了。在这种背景下，邀请只会诉诸威胁和暴力的庸俗之辈来参加这场慈善晚宴，他来了，空气都脏了。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人其中不少是因为家族的生意近年来或多或少受到北崇集团倾轧。所有人心知肚明，崇家背后有殷家不断输血，而挑拨殷姣和崇应彪的婚姻关系，是切断这条输管线最简单、行之有效的做法。

就算殷家和崇家对外封锁消息，但天下明摆没有不透风的墙。殷姣为什么会突然跟崇应彪结婚？西岐集团的姬发跟殷姣之间是不是恋人关系？崇应彪为了上位，威胁殷姣不跟他走就连船带人全部炸翻的种种传言甚嚣尘上，随便一条都够人乐一天的程度。

几个贵妇打扮的太太拉着殷姣说说笑笑，保养得宜的脸故作矜贵，嘴角笑容却如另一边努力巴结权贵的她们的丈夫一样，透出殷勤和谄媚。她们的话题似乎总是绕不开美容保养、丈夫和孩子，口中却诡异地称呼殷姣为殷大小姐，并且若有似无谈及殷姣和姬发过去的关系，惋惜一段天作之合的爱情，最后又默契的以崇应彪为结尾，提点殷姣不要忽视某人其实狼子野心。

要说她们有口无心，不是故意的，殷姣一点都不信。似乎所有人都只拿她当做毫无主见的花瓶，是属于殷寿的耳目，而崇应彪不过是殷寿脚底下的一条狗，即使再有能力，也没胆量敢朝主人呲牙，肆无忌惮当着她的面拐弯抹角说崇应彪的坏话。

起初殷姣碍于场合隐忍不发，后来终于忍不住，用温和充满迷人的语气警告，提醒逐渐有进化为长舌妇趋势的太太们，请称呼她为“崇夫人”。

嘲弄嬉笑声顷刻戛然而止，贵妇们面面相觑，似乎……殷姣和崇应彪并不如传言中那般貌合神离。

“呃……”有人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就被身边的人焦急推了推，顺着那人目光望去，赫然是她们之前话题暗讽的真正对象——崇应彪。

殷姣见那人瞠目结舌，活像见了鬼，好奇转身，方才发现就站在离她不远处的崇应彪。他手里拿着殷姣平常喜欢吃的甜点，投向殷姣的目光飘忽不定，脸有些发红，殷姣与他熟悉，看出那不是恼怒，反倒像是害羞。

她微微启唇，话未出口，崇应彪便大步走到她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松开，靠得近了，殷姣发现崇应彪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殷姣此前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认过自己和崇应彪之间的关系。

崇夫人！她说她是崇夫人！一瞬间，崇应彪内心仿佛炸开朵朵绚烂的烟花。不是谁的前女友，也不是哪位大佬的女儿，只是他的妻子。崇应彪抑制不住嘴角上翘，他精神抖擞，走

起路来得意洋洋像只开屏的花孔雀。

相比晚宴上听那些天花乱坠的吹捧，殷姣这句话无疑是今晚最大收获。

他牵着殷姣，想带她把会场里里外外一丝不落逛一圈，要向全世界宣布殷姣是他的妻子！

可很快，他笑不出来了。

姬发出现在晚宴上，以西岐集团新副总的身份。他在姬昌安排下出国去避风头，最近才回国。他们西岐集团这两年来无论是生意还是势力都处处遭殷寿挟私打压，姬昌父子以退为进，用伯邑考不再是西岐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姬发平安回国的机会。

姬发想给殷姣一个惊喜，所以除了主办方，其余人都不知道他会出席。可就在他做好准备的时候，却听到心爱的女孩自称“崇夫人”，碍眼的北崇禽兽紧紧握住她的手，十字相扣。

姬发微笑僵硬在嘴角，直愣愣定在原地。

会场气氛压抑安静，舒缓的音乐此刻化作催命的钟声，殷姣觉得两耳嗡嗡作响，脑海一片空白。

姬、姬发？！他怎么会在这儿？殷姣无法分辨自己此刻是喜悦还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尤其姬发愤怒又痛苦的眼神令她心生慌乱。她手指揪紧裙边，两年不见，想上前同他说说话，但崇应彪紧紧拉住她。

崇应彪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一击一击重重锤击自己快绷断的神经，痛到他不得不屏住呼吸，生生憋红了眼。他死死抓住殷姣的手，用力捏紧，骨节作响，“不要去。”崇应彪尝到自己口中咬出的血腥味。

“跟我回家。”他近乎卑微地恳求，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话。

理智提醒他这仅仅是一场适合标榜情深的作秀，绵密针扎的痛却让崇应彪失去控制，剧烈翻涌的爱恨交织，汹涌激荡促使他渴望立马抱紧殷姣一起找个悬崖跳下去摔得粉碎。

只有血肉混合在一起，他们才难以割舍，不会分开。

一瞬间，无声的影像倒流，崇应彪仿佛回到当初游轮上，咸湿的海风，浓重的火药味，他用手枪指着殷姣，抛出手榴弹威胁。

如果殷姣不答应，他就炸死他们。不，他更想把自己炸的粉碎，然后拖殷姣一起下地狱。

Chapter 6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崇应彪保持最后的体面向晚宴主人告辞，接着拉上殷姣迅速离开会场。他想自己当时一定像一只落水狗，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竭力保持面部肌肉不要因为愤怒而抽搐，手指在殷姣手腕上留下鲜明的红痕，任凭殷姣如何小声叫他快放手，告诉他这样会弄痛她，但他仍然无法摆脱焦虑控制的情绪。

她努力跟上崇应彪离开的步伐，临下台阶的最后时刻，还是忍不住回过头，目光接触到站在人群中正含情脉脉注视她的姬发。

崇应彪身形一僵，努力压下即将喷涌的怒火。

“砰”的一声摔上车门，长腿一步跨进车内，崇应彪粗声粗气吩咐司机开车，一刻都不要停。

殷姣揉了揉被拧疼的手腕，不明白崇应彪发什么疯，余光瞥见崇应彪扭头盯着窗外迅速倒退的街景，只给她一张阴晦不明的侧脸。他的左手不断摆弄着打火机，咬紧腮帮一言不发。

他很不高兴。两年多的相处，殷姣对崇应彪多少有些是了解的。此人大部分时候都学不会好好说话，爱钻牛角尖，狂妄自大还带点喜怒无常，是个麻烦的家伙。

他热衷让人猜他的心思，殷姣比他耐性好，多数时间会陪他玩这个游戏。哪怕不去理他，过一会儿崇应彪自己也会跟个没事人一样厚脸皮缠上来。若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殷姣会问他怎么回事，但现在有外人在场，殷姣果断选择保持沉默。

崇应彪见她不说话，心都快气痛了。

车内气氛凝固，司机偷偷从后视镜观察两位老板，发现崇应彪脸色肉眼可见越来越难看，殷姣则保持一个优雅而松散的姿态闭目养神。他们去的时候挨得很近，现在中间却隔了一段距离，崇应彪拨弄打火机的盖子，掀开又合上，咔哒咔哒，声音倒不是刺耳，反而更像是某种倒计时。

.....

开门、下车、关门、回家，一气呵成。这期间谁也没想过先打破这份诡异的寂静，没有选择上楼。崇应彪习惯性走向厨房，那是他的领地，有时候能变戏法般从里面变出卖相不错的小蛋糕。殷姣会像一只嗅到美味的小猫，灵巧撑住沙发翻过来，拿走他手里的蛋糕，坐在餐桌前先许一个愿，然后嘟起双颊抱怨自己会长痘，崇应彪果真是用心险恶的男人，然后花瓣似的小嘴吭哧吭哧嚼着蛋糕一刻不停，小兔子一样动着，十分可爱。

崇应彪不耐烦扯开勒得他快喘不过气的领带，刚走几步，无所依从的目光注意到黑漆漆的厨房。敞开的门，没有一丝光亮，变成一个幽深的黑洞将他吸进去。他的步伐凌乱焦躁，跌跌撞撞退回餐厅，直到腰部撞上高背椅，有些颓唐地单手转过椅子坐下。

他想抽烟，好不容易摸出一支烟，手抖到夹不稳，不断掉落在地的烟越来越多，直到烟盒空空如也，最后甚至连玩出180个花样的打火机都捏不住。他暴躁地用皮鞋将烟踩成一地狼藉，捂着脸，后脑勺仰靠在椅背上，发出粗重急促的呼吸。

殷姣静静坐在一楼客厅里背对着崇应彪，两人无声中化成沉默的石像，除了维持生命的呼

吸，可以这样持续到天荒地老。

殷姣敏锐觉察从慈善晚宴会场到这段时间里，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可她有些不明白。

终于，她决定打破这场无休止的沉默。

鞋跟踩在地上发出声声脆响，殷姣帮崇应彪捡起打火机，轻轻放进他手里。她坐下来，就在崇应彪身边，离他很近。崇应彪抹了把脸，发现掌心干燥，没有一丝汗水。他拿着打火机在手指间旋了个圆弧，翘起嘴角，吐出一口浊气，调侃、不解、责怪、自嘲……语气里包含了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殷姣，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掌控所有人，你是不是觉得围着你转的都是哈巴狗，把你假惺惺的善意当施舍，还是你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任何人……”他顿了顿，加重语气，“从未！”

殷姣闻言皱了皱眉，食指扣紧拇指，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间不算短，以对彼此的了解，他们理应是拥有良好契约精神的伙伴，甚至称得上谈得来的朋友。然而，殷姣忽然发现她从未看透过崇应彪的全部。

因为不了解，所以需要格外思考，等待她回答的时间过长，久到崇应彪认为不会有答案。

他冷笑不止。真是一条丧家之犬，崇应彪抬手摸了摸脖子上并不存在的项圈，心寒齿冷。他仿佛看到了，冰天雪地里，殷姣站在室内暖黄温暖的灯光下，朝他毫不犹豫用力关上门。

他倏地攥紧拳，薄削的唇动了动，一字一句吐出刺人的话。

“你不喜欢出席这些场合，因为到那时候你殷大小姐不得不挽住我装出一副恩爱有加的模样。今天难得这样积极，我以为是铁树开花天大的好心，原来是为了那个西岐农夫，真令人感动。”崇应彪咬牙切齿，应景拍了两下手，“好，真好，太好了。”他一本正经给殷姣出谋划策，“其实你早点告诉我，让我也有个心理准备，这样一来……”

“关姬发什么事？”殷姣不满地看着崇应彪，对他这种随便抓个人就咄咄逼人的行为极度厌烦，“好了，别说了。”她打断他的话。

崇应彪根本充耳不闻，“不关他的事，他专门跑来见你，众目睽睽，好大的排场！”

一口天大的锅当头扣下，砸得殷姣有些发晕，她瞪圆眼，讷讷半天，才说：“我、我怎么知道？”她今天确实不知道姬发会来。

“你不知道？哈？”崇应彪嗤笑，“你确实不知道，公主嘛，童话故事需要惊喜，哇哦。”他深深吸气，所有累积的焦虑顷刻尽数爆发，“你要跟他见面，可以告诉我，没准我同意了，不仅同意，我还会主动帮你们制造机会。我可以走得远远的，我很忙的，天南海北全是生意，挣钱嘛，那么多人想跟北崇集团合作……”崇应彪说到这，已经开始语无伦次。

“是，是我利欲熏心答应结婚拆散了你们这对恩爱小情侣。但没必要，真没必要当众让我难堪。”

“崇应彪，你喝多了。”殷姣摇摇头，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我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殷家，我崇应彪现在不过是一条寄人篱下的野……”

“你冷静一点。”

“野狗。”这个形容词太贴切了，崇应彪越说越起劲，额角暴起青筋，“是啊！野狗！难为你跟野狗待在一块两年多，我该知恩图报，明天我就出差，麻溜滚到G国去，正好你爸吩咐我

去那边谈桩‘生意’，不，我让小苏帮我订票，我今晚就滚！”

“崇应彪，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张嘴闭上？”殷姣已经耗尽耐心。

“哟，你烦了？见了你连跟我说话都不耐烦了，不好意思，我闭不上，我立刻马上就滚，不需要我帮您给西岐农夫通个电话，美妙的夜晚不该浪费，哼哼，你说对不对？”

殷姣不可置信瞪着崇应彪。崇应彪知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他把她当成什么人了？

殷姣实在受不了，厌烦地喊：“够了，你有完没完！”崇应彪没完没了在那胡扯、找茬、迁怒，完全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她本以为能跟他好好谈谈，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个错误的决定，她不是垃圾桶，想踹几脚踹几脚。

“没够！没够！”崇应彪猛地站起来叉腰走了几步，气急败坏低吼道：“我他妈的根本不够！”

跟现在的崇应彪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殷姣意识到。她咬住下唇，没好气翻了个白眼，她太失望了，只觉浑身发麻，两眼发晕，摁住疼痛的额头闭了闭眼，殷姣摇摇晃晃起身准备上楼，但是崇应彪拉住了她。

她停住脚步，没有转身，崇应彪低下了头，殷姣动动手腕想要抽开，恍然感觉到一颗颗温热的水珠滴在虎口，她回过头去，看到崇应彪宽阔的双肩此刻正在剧烈颤动。

崇应彪在哭。

泪流满面，狼狈万分，伤心欲绝，像极了被抢走心爱糖果的孩子。

殷姣想抬起他的头，崇应彪连忙腾出一只手遮住眼，透明的液体不断从指缝溢出，滴落到下巴上，又落在西装袖口，浸润出一片深色濡湿的印记。

殷姣从未见过崇应彪哭，曾经他被断裂的肋骨刺破肺部都不带眨眼的，现在却哭得满脸通红，仿佛她再稍微碰一下，立马就会碎。

我怎么了？殷姣手足无措，无法思考，难过劈天盖地席卷而来，喉头哽到无法呼吸。

她茫然无措，试图将崇应彪遮眼的手拿开，艰难开口：“崇应彪，别哭啊。”

“.....撒手，老子没哭。”崇应彪蹲下身，高大的身体缩成一团，炸开浑身的尖刺，真像只被门夹了腿还朝人狠狠呲牙的比格犬。

殷姣被他蹲下的动作一下拉扯得身体失去平衡坐回椅子上，嘴里苦涩，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她忍不住摸了摸崇应彪喷了发胶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用柔软的语气安抚：“到底怎么了，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她突然住嘴，抿了抿唇，“我去给你拿纸巾。”可她刚起身，崇应彪就紧紧将她锁在怀里，哽不成声说：“殷姣，你快把我气死了。”

崇应彪感觉体内所有器官跟着一起椎心泣血的痛，他认真把住殷姣的肩，寻找她不愿对视的眼。

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忽略时间，以为这样就能躲避时光飞逝，但总有人或事出现提醒他，短暂的梦会有醒的时候，他最好不要痴心妄想。

要他什么都不做，老老实实放弃吗？

绝不可能！

“殷姣.....我不想我们之间只有三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你肯看我一眼，哪怕只是一秒钟，我就算立马死了，也足够了。”

殷姣手指颤了颤，一时没说话，从崇应彪怀中挣脱出来。

崇应彪苦笑，不再阻拦，失去全部力气倏地垂下手，责怪自己命硬受那么多伤都没死成，而不是在这，等空气将他绞杀。

殷姣起身，去客厅拿了纸巾，又回到崇应彪身边，替他擦脸。

等抹干净泪，露出英俊的脸，痛苦扭曲的面皮，再不见往日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殷姣伸手抚摸崇应彪的脸，摩挲他哭红的鼻头，触碰他打湿的睫毛，冰凉凉的手指拦不住男人继续汹涌流出的泪。

殷姣快被他气笑了，“崇应彪，你真是个混蛋，明明是你出口伤人在先，怎么倒成了我是欺负你的坏人，我好讨厌你，也好讨厌一见你哭就心痛的我自己啊……”她唔了声，尚未说出口的话被迫不及待吞入另一人口中。殷姣缓缓阖上眼，主动放任崇应彪的舌钻入口腔，她成了一团捧在手心里的棉花糖，飘飘忽忽的，落入炙热的火海，融化，燃烧。

Chapter End Notes

我发现我下不去手写伪渣男情节，即使是伪的了

Chapter 7

Chapter Notes

卡了好几天，但我实在写肉苦手，还是性转肉，写得很烂很柴，所以就勉强强看吧_(:3」 ∠)_

窗外青色的天空，瑰丽霞光逐渐攀升至高处，透过晨风吹拂飘动的轻纱窗帘，淡淡的金色洒进静谧的室内，映照在崇应彪的鼻梁上。他的脸像是蒙上一层浅金色的薄雾，伴随平稳的呼吸，眼帘缓缓睁开，漆黑的眸子短暂闪过一丝迷茫，一时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

感受到一股温软的热源紧贴自己，崇应彪微微一愣，困意霎时消散不少，嘴角露出一抹自己未曾觉察到的宠溺的笑。

适宜的温度最适合熟睡，更何况昨夜被翻来覆去折腾半夜。殷姣沉沉闭着眼，侧身半趴着以避开窗外投射来的强光，樱粉色的薄纱睡裙在光线下显得影影绰绰，遮住妖娆玲珑的躯体，宛若云霞。睡裙背部拉链并未完全拉好，露出大片肌肤，上面星星点点点缀鲜艳的吻痕。

殷姣背部两片凸起的蝴蝶骨随着呼吸上下起伏，没有发现崇应彪灼热暧昧的视线流连到薄被包裹下挺翘浑圆的臀部。

他眸底氤氲着浓浓燃烧的暗色，半撑起身，健壮的身形罩住殷姣，低下头，用鼻尖亲昵地去蹭她细腻的后颈，薄削的唇细细啄吻画卷般美丽的脸颊。

殷姣睡梦中恍然感觉脸上仿佛有羽毛扫过酥酥麻麻的痒，留下的温热触感暖融融的，舒服到不愿醒来。温热的呼吸吹动浓密的睫毛，她微微眨动轻阖的眼帘，慵懒地窝在崇应彪怀里翻了个身，刚睁开眼便陷入深色温柔的漩涡中，漂亮的脸颊不自觉浮上一抹绯红。她无意识伸出手臂，环住崇应彪的脖颈，轻启唇瓣向他索吻。

殷姣迷迷糊糊的，嚅吟着脑袋在崇应彪怀里撒赖乱动，让崇应彪不得不用手轻轻捏住她精巧的下巴，舌尖毫无阻碍轻轻敲开齿关，卷住里面乖巧香甜的小舌。

微微扬起的纤长脖颈，受唇齿吮吸红润的唇角滑落一丝银线。殷姣略显急促地喘息着，眼神靡靡勾魂，似乎不满刚才掠夺口腔津液的舌头不合时宜退出，仰脸继续追逐上去，伸出鲜嫩的舌，舌尖轻勾滑进崇应彪嘴里，撑在身后的另一只手臂自发环住他的后颈，纤腰一扭，整个人翻身稳稳骑在他身上。

隔着裙摆，殷姣肉乎乎的圆臀有意无意磨蹭硌着肉臀的男人坚硬的下身，撒娇似的用脸去蹭男人长了一层青色胡茬的下巴。

早晨刚醒，下身本就极度兴奋，崇应彪哪里还受得了抓心挠肝捧在心尖上的人如此肆无忌惮煽风点火。刚准备握住身上人的纤腰，一根葱削的手指轻轻贴上他的唇，美人俏皮地嘟起嘴，对他缓缓摇了摇头。她抬起腰，两人的空隙间，崇应彪下身藏蓝的短裤上赫然出现一片从阴穴里流出的情液打湿的濡湿印记。

殷姣羞赧红了脸，膝盖往后挪了几步，俯下身用牙咬住短裤边缘扯下。

青筋毕露的巨大肉棒瞬间弹跳而出，灼热的龟头不小心打在脸上，殷姣不自主地闭了闭眼，然后睁开，黑白分明的大眼无辜地仰视崇应彪。

微醺的眼神和纯真的神情相互交织，眼前的美人无论谁看了都免不了失神。崇应彪脑内哄地一下彻底乱成一锅粥，伸出的想劝阻殷姣其实不用这样做的手僵硬在半空，灵活的嘴皮像是糊了一层浆糊，笨拙的吐不出一个字。等他反应过来，殷姣已经张口轻咬了下他的下巴，湿漉漉的阴穴跟随身体动作抵上不断往外冒前液的龟头。

肉香的巢穴散发无穷的魅力引诱肉棒不管不顾进入，崇应彪真切体会过，对那里面销魂蚀骨的快感食髓知味。可殷姣依旧不许他动，嘟囔着崇应彪昨晚欺负了她半宿，现在她说什么都要找回场子。

“生气了？”一滴热汗从眉心顺着挺直的鼻梁滑下，崇应彪故意逗她。

殷姣不答话，扶着一只手圈不住的肉棒，慢慢下沉身子聚精会神吞吃怒张挺立的大家伙。她神情认真，如果光看表情，根本猜不出她是在做一件淫糜的事，而像是在解决一个世纪难题。等感觉下身撑胀难受，无法再容纳更多时，殷姣猜应该已经到头了，才彻底放松身体，趴上崇应彪宽厚的胸膛，手指点戳着他的心口抱怨：“讨厌，只会欺负我。”

崇应彪失笑，随即换来殷姣不甘心磨牙嗷呜一口又咬了一下他的下巴。

崇应彪假装很痛嘶了口气，迎向殷姣盈满担忧的眼神，火烫的手掌捧起眼前这张映入脑海，镌刻入心中千万次的脸，两人鼻尖对着鼻尖，欲火滚过低沉暗哑的嗓音震动，“说错了吧，宝宝，明明是你欺负我才对。”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确属实，崇应彪坏心眼牵着殷姣的手引领她摸上两人的结合处，艳红充血的阴穴口紧紧绷在肉棒上找不出一丝缝隙，媚肉无意识地吞吃瑟缩。

殷姣看不见两人结合处到底是什么样子，可顺着崇应彪牵引，她惊恐发现从阴穴摸过去，还有一半肉棒露在外面。

“该怎么算？”男人的手摩挲着她背部深深的脊柱沟，暧昧地低语。

“不……”刚刚还有些自觉报复成功，洋溢得意的小脸此时却愁云满面。只见殷姣哀戚地皱起眉心，再顾不上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拿出以前对姜夫人耍赖撒娇的功夫委屈巴巴恳求，“姣姣下面好涨好难受，哥哥不要进来好不好，啊——”话音未落即是一声高昂吟叫，大滴大滴的热泪扑簌簌从璀璨盛星的眼睛里滚落。她一只手扣进崇应彪指间，十指紧紧纠缠，一只手可怜地抱住自己凸起一条鸡巴印的小腹，颠簸的身体插在肉棒上成了一支海浪里无助起伏的孤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都让你不要进来了，呜呜呜……好胀好胀啊……”她下意识双腿用力，意图撑起身子吐出一小半被穴里蜜水染得湿亮灼烫的肉棒，可惜都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拉开了距离，实则便宜了肉棒下次进入能凿得更深。

紧致的肉壁痉挛地绞紧滚烫的肉棒，抽搐蠕动无力阻止凶猛的进攻席卷侵占泥泞的秘地，更无法拒绝肉棒顶部圆润巨大的龟头有意无意戳弄导致愈加酸痒难耐的宫腔口。

好痒，里面好空，希望能干进来，想要，还想要更多。殷姣双手撑住崇应彪的胸膛，汗涔涔的小脸流露出一股迷乱的色彩。她完全没注意到自己混沌蒸腾的脑海中是怎样危险的想法，肉棒不断凶猛地插弄阴穴，灵肉相接产生的过载电流使她的意识变得断断续续，无法控制吟叫哭喊。

酥痒冲破头皮的快感飞速侵袭全身，爽到她只能紧紧蜷起白皙的脚趾。

渐渐地，响亮清晰的肉体拍打声与男人低沉的喘息相和，殷姣不知何时已完全忘记下身撑胀带来的不适应，甚至开始自发配合，瞅准肉棒进入的时机挺起饱满的阴阜，贴紧崇应彪下身的耻毛悄悄嗟磨自己胀硬的阴蒂，想要更紧的贴合在一起，身体里的隐秘之处无声在渴求，希望能受到滚烫肉棒的狠狠挞伐。

丰沛的淫水浸泡肉棒，龟头长时间持续顶弄紧致的宫腔口，柔嫩的环肉抵挡不住叩击，不情不愿微微张开一个小口。殷姣双手紧紧抱住崇应彪的头，湿润的红唇死死咬住撩起的裙纱，丰盈高耸的胸脯挺立，自觉把酥软香香的乳肉喂进崇应彪嘴里。

笔直的双腿几次想要并拢，随着越来越快、越来越重的插弄节奏只能夹紧身下人向上猛力挺动的腰。“唔唔唔嗯嗯嗯……”她咬紧下唇，嘴里闷哼着，清丽的容颜与身体呈现出一种极乐放浪的迷离姿态，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倾洒，为她的身体覆盖上一层柔和的光晕。

沉溺于几乎将灵魂抽离的高潮中，殷姣猛地后仰起头，带动长卷的黑发摇曳出旖旎的弧度。从未有外物进入过的娇小宫腔牢牢套在跳动的龟头上，崇应彪两手用力包紧殷姣的臀部，两人的下体此刻终于贴合到密不可分。

她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成为自己的形状，崇应彪以为他还在梦里，耳畔萦绕殷姣像是疼痛又像是欢愉的哭叫与喘息，感受到她浑身抖如筛糠，才终于从欲火操纵的狂乱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进得太深弄疼了她。

几乎是本能的行为，崇应彪不管自己还忍不忍得住，一心想退出来先去看殷姣的情况，谁知怀中人突然使力双腿箍紧他的腰，身体像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

“不要出去。”剧烈的惊喘，其中夹杂了多少难以言喻的期盼和失落。

“不要出去。”殷姣喃喃重复。

“……”崇应彪听懂了她的话外音。

昨晚也是这样，到最后，就算是憋到脸涨得通红也不留在里面，怕她不愿意。

殷姣把头深深埋进崇应彪的颈窝。

该死，她羞得说不出口。要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她很久之前就不讨厌他了，她想跟他在一起，她知道她夺去了他的心，所以……她想回应他的爱。

Chapter 8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姣和崇应彪的三年之期快到了，三年时间，崇应彪一路扫清障碍，如愿以偿坐稳了家主之位。

随着约定之期临近，崇应彪越是心神不宁，甚至可以说一反常态，似乎是为了逃避，他吩咐助理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都排满，等他忙完回家，殷姣已经困得不行，挨不住上楼睡了。

崇应彪坐在房子外的台阶上抽烟，等天快亮了才回去洗把脸，躺在沙发上眯一会儿，等助理买好早饭送过来，他把饭放进保温箱里温好，赶在殷姣起床之前便出门了。

以至于殷姣想单独找他说事时，却惊讶发现以前信息秒回，随时能空出大把时间陪她的崇应彪居然那么忙。让她不禁怀疑他一个大老板，北崇集团全公司上下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可是……再不告诉他的话……还是他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因为烦了所以才……

殷姣垂下眼帘，浓密睫毛遮掩深瞳里的失落。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袭来，难道，崇应彪对她……他不喜欢她了？

殷姣顿觉胸口闷得慌。她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不知怎的最近莫名其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忍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委屈，大颗大颗的泪珠断了线般滚出眼眶，砸在秘书刚送来的企划书上模糊了墨色字迹。

这种一无所知、只能胡乱猜测的滋味当真太难受了。她无声擦掉泪，突然感觉喉头一涌，干呕接踵而来，差点连胃里酸水都呕出来。

就在此时，手机屏幕亮了，崇应彪发来信息，说今天会早点下班，问她想在外面吃饭还是回家吃。

殷姣想回家，不是殷家主宅那个冷冰冰的地方，而是属于她和崇应彪的家。她很想让崇应彪能抱抱她，想吃他亲手做的饭。她的厨艺没得救了，这段时间崇应彪工作忙，根本没时间下厨，殷姣上班就随便应付着吃点，偏偏吃什么吐什么，真的好难受。

崇应彪诧异殷姣为何短时间之内瘦了这么多，同住一个屋檐下，但他们有多久没好好见面说过话了？

一周？十天？半个月……

他做了她最爱吃的菜，即使殷姣表面装作一副高兴的样子，但他看得出来，殷姣根本吃不下。所以殷姣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他做的东西对吧，时间快到了，她终于要自由了。

崇应彪深吸口气，咽下嘴里苦涩，端起桌上的菜准备拿去厨房倒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发颤，“想吃什么，我重新点外卖。”

殷姣伸出一只手拦住他，崇应彪转过身，手里的菜盘不小心递到她面前，一股油腥味扑鼻而来，殷姣再也忍不住，捂住心口呕得撕心裂肺。

“殷姣？殷姣你怎么了？”崇应彪慌了神，他不知道殷姣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如此

痛苦。手忙脚乱地去够桌上的手机，想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被殷姣拉住他的手，她紧紧蜷在一起，将整个颤抖的身体塞进他怀里。

“不要抛下我。”红红的眼眶，殷姣从崇应彪的怀中抬头，湿漉漉地望着崇应彪，“难道你厌烦我了吗？”她激动到这话要靠仅剩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

“我怎么会……”崇应彪全不曾料到，这句本该是自己说的话，会从殷姣嘴里说出来。

“那你最近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原来她发现了。

崇应彪也弄不清楚自己在殷姣的事上会变得如此不像自己。他自以为的果决、冷酷、满不在乎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对殷姣已经无法自拔，完全做不到当初嘴上说得那般轻描淡写，有了爱就有了牵挂，进而患得患失，生怕被抛弃，害怕自己得到的从始至终其实只是殷姣的施舍，而不是真正的爱。

可现在殷姣流着泪，紧紧抱着他，强忍着身体的难受，悲伤质问他为什么故意躲她。伤害了最爱的人让崇应彪心如刀割，他双目赤红，胸腔跳动的心在大骂自己是个肮脏自私的混蛋。他想自己就算永远变成一条只会摇尾乞怜的野狗，也要缠着殷姣。她想笑就笑吧，所有人都来嘲笑他吧，崇应彪是个死也要赖着殷姣的不要脸的混蛋，他不遵承诺，他无耻，可他绝对不会放开殷姣！

什么顾虑，什么害怕，全是无稽之谈，只要他想，不折手段也要得到，这才是他。

“我没有躲着你，殷姣……”为她轻轻拭去眼角晶莹的泪，崇应彪低头，爱恋的目光落进殷姣一眼望不到底的盈盈深邃眼眸中说：“是我一直在想毁约的事，三年到了，我不会让你有机会说拒绝的话，不会放你走，永远不会！”

殷姣破涕为笑，实在忍不住轻轻打了崇应彪一巴掌。都到这个地步了，居然还害怕她会离开，弄得她跟着一起疑神疑鬼，他真的好幼稚啊。

“傻子，老实说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她咬牙切齿上手蹂躏崇应彪的俊脸，真想敲开他的脑袋，看看他一天到底在乱想些什么。“你就没想过，我会说些别的吗？”殷姣有些粗鲁地把崇应彪按下去，将他的头按在自己尚显平坦的小腹上。

“你要当爸爸了，笨蛋。”

Chapter End Notes

我没想到这文会比我预想的要长，最开始本来一发完的，不过凉是真的凉，幸好习惯单机了

Chapter 9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经过长时间疗养，姜夫人的身体已经恢复许多。她的生日快到了，姜家家主姜桓楚心疼自己这个在婚姻和女儿婚姻上接连遭受打击的苦命妹妹，特意为她举办一场生日宴，想让她开开心心，受邀的嘉宾都是与姜家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

姜文焕在邀请名单上很是纠结了一番。鄂顺与他是至交好友，毫无疑问在邀请之列。姬发刚回国，目前接手西岐集团大部分业务，不仅是姜家合作无间的商业伙伴，而且几人自小一起长大，兄弟之间感情要好。

姜文焕早就察觉姬发与殷姣暗生情愫，他们两人瞒着两家偷偷谈恋爱时，姜文焕没少帮忙打掩护，然而自从殷姣被迫嫁给崇应彪之后，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姜夫人的生日，殷姣许久没见过母亲了，必然会来，届时崇应彪肯定一同到场，到那时姬发也在现场，那画面有多“美”姜文焕简直不敢想。

提到崇应彪，姜文焕只能用复杂来形容，这种情绪并非简单的轻看和提防所能概括，不光是自己，包括整个姜家。

北崇无论在黑白两道，如今都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崇应彪利用与殷姣的婚姻关系，得到了殷商集团的支持铲除异己，一步步在北方重新立足。对外，他是殷寿的手下，表现得忠心耿耿，姜文焕不会轻易被这种表象迷惑，他看得出崇应彪野心极大，此人绝不会甘心屈居人下。

而崇应彪跟殷姣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饶是姜文焕是殷姣的表弟，三年来他也并不太清楚。殷姣不喜欢谈论自己的私事，姜文焕了解内情，当初殷姣被崇应彪威胁带回去时双方有多剑拔弩张。

他们两人很少有共同出席的场合，上次慈善晚宴，姜文焕在国外谈生意没去现场，据说崇应彪提前离场的时候脸黑如锅底，当时，殷姣和姬发恰好也在。

但愿他们不要一见面就大打出手。姜文焕心里打鼓。

生日宴当天，鄂顺和姬发本就提前过来一起谈合作的事，事情谈完了，人一直留在这边。殷姣和崇应彪从朝歌过来，稍微晚到一点。

车辆平稳驶至庄园大门前，崇应彪率先下车，微微弯腰一只手挡在车门上框，小心翼翼护着殷姣从车上下来。

他们两个有说有笑，崇应彪忽然贴近殷姣，殷姣笑着将他的脸推开好几次，崇应彪依旧恬不知耻凑回来，殷姣没办法，只能轻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姜文焕前去迎接的脚步僵在原地，发现事情貌似跟传闻中不太一样，殷姣和崇应彪过得……还挺好？

崇应彪握住殷姣拿纸巾给他擦脸上口红印的手，目不转睛盯着她，红润的唇色异常诱人，漂亮的唇形如同绽放的花瓣，而无意识的微微张嘴使她流露出格外娇憨的姿态。隐约可见鲜嫩的小舌，那滋味是何等香甜，尽管崇应彪已经品尝过许多次，但他始终无法戒断，欲罢不能。

忍不住覆唇上去，殷姣可还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送他们的司机也还没离开，当着别人的

面接吻实在太羞耻了。

她红着脸羞赧推拒崇应彪靠近的肩，侧过头正好看见站在不远处露出尴尬又不失阳光微笑的姜文焕。

“表弟。”殷姣挥了挥手。

姜文焕故意清了清嗓子，提醒崇应彪还有其他人在场。不过崇应彪向来我行我素，脸皮贼厚，自信心爆棚根本不在乎，但要是把殷姣惹生气了就得不偿失了。

跟着姜文焕去主厅见姜夫人，崇应彪一眼就看到陪在姜夫人身边的姬发和鄂顺，尤其是姬发。

“啧。”

姜文焕确定自己刚刚听到崇应彪不耐烦啧了一声，视线投过去，果不其然崇应彪高高挑起一边眉，若不是主厅里人多，恐怕崇应彪要直接动手。过了几年，崇应彪也不再像当年那般冲动，连阴阳怪气的功夫都修炼到炉火纯青。

“妈~”崇应彪跟着殷姣异口同声，挂着锋利的笑扫视一圈。

姜夫人明显愣了一下，她之前跟崇应彪见面还是在崇应彪和殷姣的婚礼上，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是他身上海风混合着硝烟的血腥气。可如今，他和殷姣一起喊她——

妈。

“妈，这是我跟姣姣特意为您挑的。”崇应彪奉上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打开盒盖，露出一条璀璨剔透的宝石项链。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故意在几个关键字眼上加重读音，斜眼瞟了眼站在姜夫人身旁笑容发僵的姬发，崇应彪炫耀似的搂住殷姣的肩，挑衅地抬了抬下巴，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

殷姣对姬发歉意一笑，保持距离的态度显而易见。同时悄悄扯了扯崇应彪的衣袖，不赞同地瞪了他一眼。哪来这么大仇？崇应彪真是个幼稚鬼。

姬发亲眼目睹殷姣对崇应彪举止自然亲密，一时间深深刺痛了眼，时间真的可以冲淡然后改变一切吗？他真的错过了。姬发紧握双拳，无言的无奈和痛苦如波涛翻涌。视线冷冰冰盯着崇应彪，后者毫不示弱，敌视相对。

崇应彪看不惯姬发，无论是性格还是作风，两人截然不同，打小就不对付。更何况殷姣和姬发前恋人的关系始终是他心头的一根刺。

他还记得慈善晚宴上，姬发出现在殷姣面前深情脉脉的样子，气得他恼火至极，现在看到姬发就恨得牙痒。

又不是你亲妈，这么殷勤干嘛，老孔雀开屏，妈的臭不要脸！崇应彪毫不客气挤开姬发，陪着殷姣同姜夫人打趣说话。

眼见姬发脸都快绿了，为了避免冲突爆发，姜文焕连忙给鄂顺使眼色，借口有事相商一左一右架着姬发暂时离开。

他完全变了。姜夫人细细打量崇应彪，属于孤狼的傲慢和冰冷在他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眼睛始终追随着殷姣，温柔、怜惜、满心满眼都是爱。

转眼看看殷姣，当时她被殷寿逼着嫁给崇应彪有多绝望，现在则是满满的甜蜜泡泡。姜夫

人注意到殷姣丰润的下巴，一身宽松的衣着，以及大家之前都忽略的殷姣腹部略微凸起圆润的弧度。

自己是过来人，不用猜就想到唯一的一种可能。

她的姣姣，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心眼。姜夫人笑咪咪地看着殷姣，拉着女儿的手佯怒道：“你这孩子，跟谁学坏的，怀孕了也不告诉妈一声。”

“妈咪～”殷姣扭扭捏捏向姜夫人撒娇，一指旁边的崇应彪，全无心理负担把锅推给他，“跟他学的。”

崇应彪一脸懵逼打着手势：啥？这不是你说要给咱妈一个惊喜的吗？别损坏我在丈母娘面前的形象好不。

姜夫人被他俩的举动逗得直笑，殷姣笑着笑着突然捂着嘴干呕，崇应彪急忙给她顺背，等她稍微缓过来后，轻声说为她端一杯鲜榨果汁来。

目送那道挺拔高大的身影，姜夫人叹了口气，对殷姣道：“看到他对你好，我也就放心了。”说到这里，姜夫人爱怜地摸了摸殷姣的脸，沉浸在幸福中的女人往往会变得盲目，她不希望女儿经历与她同样的痛苦。

“崇应彪是个好孩子，妈妈希望你过得幸福，只是……他始终在你爸手底下做事，妈妈也听过关于他一些不好的传闻，他确实有心气也有能力，所以你得多注意，记得拉他回头，懂吗？”姜夫人何尝看不出崇应彪野心勃勃，权力可以扭曲吞噬一个人，热血终有一日化作冰冷，殷寿就是现成的例子。

殷姣听得明白，点了点头，对自家母亲宽慰道：“妈，您别担心，彪子他已经跟我提过了，会用六年时间将崇家产业全部洗白，脱离父亲的掌控。”回头一眼望见拿着果汁和甜点向这边走来的崇应彪，“他爱我，我相信他。”

完

Chapter End Notes

终于把这篇写完了，本来是一时兴起想写伪渣男文学的，结果写到中途因为对这对实在太怜爱，就改了，最后写成这种四不像。

以及，我真的是个土狗，今天乱点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网站上评论是需要点一下那个按钮才看得见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单机呢_(:3」 ∠)_看了大家的评论我好感动，谢谢亲们的支持，爱你们mua～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